

易

學

易學卷三

☷ 艮下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艮耳而謂之天道者乾之屬也此兼釋謙亨二義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惡好俱去聲

略言其暫謙者處不足究言其終謙者必有餘

天道人事皆如此故謙之為道在尊則光與下
濟光明者同在卑則不可踰與卑而上行者同
尊者必不貶其尊卑者必不亢於卑初似抑之
皆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侯反稱施
皆去聲

山之出於地上者末耳其本沒於土何極即巍
乎萬仞而其沒於土者何極人見山之高耳而
由地觀之眇如也人見君子之功高耳而由君
子觀之眇如也盛德之至則自有其功而又自

无上入之心責已惟恐其不厚待人惟恐其薄
復取已之多以增益人之寡分人予人而不為
難稱物平施於已何損焉若此者始為有而不
居故謂之謙非若世之人心實自多而謬為恭
敬之謂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
自牧也

柔也下也故稱謙謙一謙不足以名之也雖涉
川亦吉矣是為正考父之德正考父一命而偃
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鳥之鳴常鳴其所自得也當謙之時而以柔居下體之中无過不及從容以和鳴其自得故曰貞而且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功名之所為不及道德者何哉无意於功名即无功名而立功名必自喜其功名故讓必不任任必不讓理勢然也勞而復謙彼何人哉不知其所為謙而謙者之謂道德故能使萬民服萬民服則誠服矣艮之制在三卦惟此一陽而為

坤之下故得彖辭之全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九三賢者不自居其勞又豈自鳴其謙者乎然謙難言矣希濶之行多令人疑何怪乎人之鳴之况如三者希濶尤甚世有不驚且疑者乎六四宰論功之權居具瞻之所而以无功據其上享其庇而乏其酬又不能杜悠悠之口而安其身天下謂之何必也發揮其美功盛德以鳴其謙如麾旌之爲前導然而使上下之人交服其心則雖无功而能容有功之人大臣事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
伐征不服也

謙之爲道非一避而不居之謂也一避而不居
則恭之勞慎之憇耳奚貴焉謙之爲道能之而
能不居者也能之則人旣歸之而不居則歸之
者愈多安用富厚之力而後能以其鄰雖用之
侵伐无不利矣謂之无不利四征不庭可也非
但邑國也禹用師於苗而益贊於禹曰滿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班師而苗服齊桓公征楚退
舍而楚服此不戰而勝者也即有戰焉勝亦餘

事能用其衆故也吾未見不伐不德而不能舉
大事者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人有好謙者常言其女醜而老莫之娶故君子
過三讓不為禮也時過而鳴矯其惡亢之心而
為謙志未為得矣太柔則廢故以行師振之而
振之又恐其過故曰征邑國而已他卦皆雜凶
咎悔吝而謙之六爻獨无王輔嗣曰未有居衆
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傾處不競之地而為爭

者所奪是也愚謂謙之道大矣不但與驕相反亦與任者直者相反任者直者必以謙為不誠不信不簡不勇可暫而不可久可寡而不可多則不知謙之實者也學必謙而後能大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是也與人必謙而後能容犯而不校是也功必謙而後能成不矜不伐是也淺言之為謙深言之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是物也故魯言君子象言平施而文復益之言貞聖人貴之矣老氏得此意遂以不敢先一語為其道之宗

䷁ 坤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而志行以順而動能使天下人心豫既豫矣天地之和且應而况於建侯行師乎夫以刑清民服之時而可以建侯行師此一時義也

以刑清民服之時而不忘建侯行師又一時義
也有大而不能謙必豫无此豫也可舉大事乎哉
豫必有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有此豫也可舉
大事乎哉時義者因時制義之謂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開鬱閉為通暢和萬物矣大其聲而
宣和者莫如樂於以顯崇功德極而至於薦上
帝配祖考和神人惟此豫也殷盛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生而富貴安樂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人之不幸也初有四之藉而无陽德則以豫鳴者也時非窮而志則窮安得不凶夫豫惡可鳴也而鳴於初尤非也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歌於朝矣烏時而不歌哉而惡可與之一朝居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豫安可无介哉介者兩際也介于土介于水猶有幾微疑似之間可遷可移惟介于石則廉稜甚著一見

決矣何待於終日之遲回凡終日者疑故也坤體直方大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而六二居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故善照而不爽知幾而如神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蘇子曰以陽居陽猶力人之馭健馬也有以制之夫三非六之所能馭也乘非其任而聽其所之若是者神亂於中而目盱於外矣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

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為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五陰皆由四而豫所謂剛應而志行者故大有得然為人臣而有由豫之名此啓天下疑也豫有三豫二貞三豫易懷而二貞難結四入動體與順離矣可弗戒與必也推誠遇物先示人以勿疑然後人亦不吾疑而朋類之從有若髮之合於簪矣功臣之難為功如此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君子安頃刻之樂則天下受无涯之憂豫豈美
物哉豫必隨隨必盪故一己之豫不可有而天
下之豫不可无彼三豫者皆以己豫而獨四以
天下豫者也至於志大行而已始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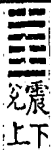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
中未亡也

蘇子曰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
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爲貞者異故二
以得吉五以得疾也二之貞非固欲不從四也

可則進否則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之於四也
其質則陰其居則陽也質陰則力莫能較居陽
則有不服之心焉夫力莫能較而有不服之心
則其貞足以爲疾而已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
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
以爲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亾則恒至於不死
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者宜息之時也冥而猶豫俾夜作晝其可長
乎无委於旣成而思有以變之然後无咎非令

其舍樂而就苦也居動之極而去順愈遠必動而之於順乃可耳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下退嫁反
說音悅

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震動兌說有隨從之義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從王肅本作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言大則亨貞則无咎而天下從之皆

以剛來下柔動而說之故隨義有二豫必有隨
順應之隨也喜隨致蠱因仍之隨也故其時義
為大不可忽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
外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
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本乾上爻也而從陰來下為初則其素所主守
者有渝變矣以其正也故曰從正則吉而又教

之曰毋昵二陰於內也出門而交仍與四陽類於外然後有功蓋又於閨閣而不出亦閨閣人耳又於庭除而不出亦庭除人耳游鄉則鄉游國則國游天下則天下人性之相隨而化也若蛹之為繭視所值而易焉交安可无貞而又安可狹乎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初也丈夫五也係此則失彼安能兼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

夫志舍下也

捨音

丈夫四也小子初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知所隨矣三樂得四四方无係應亦樂得三凡有所求輒當有得雖然非正應也疑其有昵私邪媚之嫌羽講道論德之侶必也居貞而後為君子之隨也志舍下即弗兼與之意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人臣與君同體而復同德隨而有獲固得志之秋也然豈其福哉天下事多矣吾於君安得盡如吾意而於天下之人亦安得盡如其意彼見

吾之有獲必且各以其事望我而我之求窮求窮而人之望我者終不窮也而吾之心窮上且以我為无厭下且以我為專澤禍可知矣然君臣相得天下之治幾不可失也必也以其至誠懇切之心日通於上而俾之終无我踈苟儀文雖綢繆而非上本意即出於本意而猶待人維持調護於其間非乎也抑乎其情耳又當以道以道者如記所云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

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舜禹文王周公之
謂也雖然古之時不惟臣求君君亦求臣故心
易孚而道易合也今獨有臣求君耳天地萬物
皆有窮時消息盈虛本自常理物極則反致至
則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言之矣不明此
義是不知吾性有不加不損之常吾道有時行
時止之軌也是不知人之歡不可竭人之情不
可盡求之必无固取之必无多也故曰以明何
咎不曰无咎而曰何咎謂其自處若此可无瑕
疵耳且四之隨有獲即三之隨有求得也三貞

則利而四之貞猶不免於凶豈非大臣之隨與
小臣不同事固有不可知者乎雖曰人事亦有
天幸焉善爲之而免於瑕疵幾猶在我必曰无
凶吾弗能知之矣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隨者從人之義從人故多舍其正應而近是依
初九從六二六二從初九六三從九四九四從
九五而上又與初相糾結雖得失異狀而其於
比周均也九五陽剛中正爲隨之主豈宜示人
以私哉故戒云孚于嘉吉意謂惟善是信不問

其爲誰然後爲王者大公之道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岐山象曰拘係

之上窮也

亨音享
升卦同

剛來下柔而柔居剛位陰陽固結以成隨之全體有如拘之繫之又從而維之者綢繆膠漆也
可以喻王者用此占以享西山吉矣蓋文王得天下之隨受命於西之時乎窮極也

三三

巽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後皆去
聲下同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

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腹中蟲為蠱皿蟲為蠱穀之飛為蠱師巫為蠱
皆壞義而釋為事者壞則有事非謂事為蠱也
滔虛曰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蠱所謂皿
蟲為蠱也乾之初九上而坤之上六下下卑巽
而上苟止所以蠱也當是時能无以見小欲速
為心而體天弘道大有所為云胡不亨人惟无
事事耳事事而何難之不可夷故曰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言天運然也蘇子六甲之說甚奇若王輔嗣則

言甲者令甲創別令謂之甲申命令謂之庚夫
令甲之名起於漢以令有甲乙之次故名而非
釋令爲甲也程子釋甲爲事之端庚爲更之首
先三日爲究其所以然後三日爲慮其將然朱
子謂先甲三日爲辛自新之義後甲三日爲丁
丁寧之義先庚三日爲丁而後庚三日爲癸揆
度之義漢武輪臺之詔亦以先甲三日爲辛後
甲三日爲丁熊朋來則以納甲言之未可以爲
據蘇子曰蠱之與巽一也上下相順與下順而
上止其爲媿一也而巽之所以不爲蠱者有九

五以幹之而蠱无是也故蠱之彖曰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九五曰无初有終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陽生於子盡於巳陰生
於午盡於亥陽為君子君子為治陰為小人小
人為亂夫一月十二干相值支五干六而後復
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
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
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此以寄治亂
之勢也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於巳而陽盈
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

日午辰寅也寅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蠱无九五以幹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巽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譬之於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於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於其象而言之於九五者明此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愚謂陰陽占言甲當晴庚當雨甲庚反對而皆有變義六甲始於甲子終於

甲寅自北而西自南而東始於義終於仁也六
唐始於庚午終於庚申自南而東自北而西始
於仁終於義也甲為陽更庚為陰更甲居干端
庚居干中陽更與干端則為開創迅烈之意多
故始義而終仁陰更與干中則為修補調和之
意多故始仁而終義蠱壞之極非盡革而從新
不可巽則不然修廢舉墜因舊為新可已故蠱
曰終則有始取甲之始也巽曰无初有終取庚
之中也所以然者蠱下巽而上止巽猶有入義
也止則无所入矣獨於蠱巽言之者蠱之五爻

變爲巽也卦至於五是亦時之中也先甲三日言從其未創而先圖者三後甲三日言從其已創而復思者三總慎重之意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左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擾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蠱者事也蠱而治之亦事也竊聞凡蟲皆風化風入草木之隙蟲從生焉山下有風爲蠱或是此義君子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作新民也育其德而邪无自入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卦之所為蠱者以上九上而初六下上之為艮止而下之為巽巽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无意於天下者之所為安得不蠱初子也當思所以幹之而父始无損其令名願為人子而改父之道且以其巽承之懼弗堪焉烏可不惕惕從事乎如是則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六爻上九之事外者无望矣六四以陰居陰不

足恃也自餘皆稱幹蠱而初三五陽位也爲幹
父蠱二陰位也爲幹母蠱蠱而貽於母又天下
之至難爲者自父貽者雖不振不无陽德存焉
自母貽者陰不能爲而更惡人之爲而又不勝
爲緩之无救於亂急則傷恩妨義而見以吾改
之者爲非也故教之曰不可貞謂當有善術云
在下之中以陽居陰善用其剛者二也嘗試論
之幹蠱與鼎新異鼎新者惟吾所爲可一舉而
大定顯行无諱而直順天下之心幹蠱者必就
吾前人之壞緒而整齊之俾如初匪易也病有

四難曰癱曰瘵曰蠱曰膈以其蝕多而補緝難
勢重而亟反難治大病必有餘病即幾成而可
敗難乃若蠱在其親尤難之難者矜之甚重毋
壞其體膚傷其元氣而以必療爲期非精心妙
手絕技良方緩急惟時後先適所不可而又當
有養性頤情調和喜怒慎攝興居密移幾導委
曲持護之術巽稱而隱以行其權安得徑行直
道而已也且夫過與天下更不可諱也而人子
之道三年无改推无改之心終身當諱推不可
无改之心一日不可諱父母之名尚毋出口子

爲父隱直在其中第隱而已蠱何治乎故舜有
號泣於田耳不敢於家於旻天耳不敢於人號
泣之於外而祇載夔夔之於內若是其艱也子
不如舜疾不可得而治矣易之於人孰不要之
於貞而曰不可貞非謂可不貞也可舉其凡不
可悉其目難與世之徇形迹好功名者譚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
无咎也

九三之德與二同也而居陽則不无過之故小
有悔无大咎終當令人諒耳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之位與二同也而德與二殊臯緩甚矣蠱
其益深哉此惑於改父非孝而貞之者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柔中居尊而應九二之賢有幹功无蠱名非承
之以功名而承之以德此周漢二宣之美譽也
昔賢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
過不承之以德而欲稱善幹蠱難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
也

朝廷之人不當言魚鳥之事山林之人亦不知
經綸之業朝廷而言魚鳥則不情山林而言經
綸則不精托之乎姑射汾陽而喪天下何以爲
治故巢由不慕堯堯亦不慕巢由也士固有蘊
經綸之具而寄迹於耕釣者第不盡然厭煩煇
游清淨本非濟世之具亦无爲人之心若此者
多此爰是矣故曰高心在吉凶悔咎之外志可
則而事不可則故不言吉范希文以比嚴子陵
子陵非薄光武不事者謂非吾事耳曰若斯人
者亦能蠱天下與曰老釋非怕有人也然起而

寄之治得无盡表記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
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
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
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然則
聖人不足斯人之意亦可見矣何也聖人謂天
下无不可為之時而身无可廢之倫也君耄期
倦於勤則傳臣老則復辟嗣農不夢周公不能
則止不合則去皆有所不得已焉已致身為臣
而食其祿復從其君竊高尚之名誰能許之聊
為饕餮者戒則曰此其知足知止持滿挹盈之

夫可風也而伯夷之所以風初不在是也漢史
名光等爲獨行知其詭於中庸矣

☷☷☷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張音丁反

陽一至稱復再至稱臨臨者以大臨小之名也

君子道長矣而猶以大且正戒之則以消長代
來時不甚久臨爲十二月之卦而八月即爲觀
反掌間耳故必純乎天之道者而後可以留天

也八月之義程子謂自復至遯為八夫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不當自復數自臨至觀正為反對又序卦之次也若疑觀為夏正之八月不用於周則函風固用夏正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思去聲

山上有澤為咸山氣通也澤上有地為臨澤氣蒸也教思无窮所以善澤土容保无疆所以善澤民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非進而凌偏之謂夫以大臨小則教之惟我容之惟我以感臨之然後與天道相似凌偏則狹小而近於邪矣故於初而教之以正二則不必言直曰吉无不利以感為臨者何陰非吾類而未肯順命非感无以服其心也苗之逆命也益曰至誠感神聖人之貴感如此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二陽進臨而我甘受之亦善矣願居其上而懷未順命之心是亦未有利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閔然憂之則所謂順天者存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臨者能愛人之臨至則受之耳夫大臣能受豈不亦休休哉顧佐天子用人而无所可否彼模稜首鼠者是乎而放流屏逐又誰任也進賢退不肖者大臣之經用舍瑕茹垢大臣之權用權用者可一用而不可久用君子用之以容賢小人假之以容奸君子用之以緩禍小人假之

以釀禍如鄉愿如二氏雖自稱廣大法門世何
賴焉駟賈之於行旅不擇而受不為逋逃藪乎
然而无咎何也六四以陰居陰而應乎陽當陰
之時惟恐其不能納陽也則姑許之耳猶夫括
囊之无咎而已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
也知音

蘇子曰見於未然之謂知臨之勢陽未足以害
陰而其勢方銳陰尚可以抗陽而其勢方卻苟
以其未足以害我而不內以吾尚足以抗之而

不受則陽將忿而攻陰六五以柔居尊而應於
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爲吾用方吾有餘
而柔之故可使懷吾德此所以爲知也天子以
是服天下之強者則可小人以是畜君子則不
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爲宜用是也大君
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蘇子曰敦益也内下也六五旣以應九二矣上
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旣已應
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

也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以觀官喚反下大觀
觀大衆觀同

陽在上而不下爲否陰盛長陽向微而發泄无
餘郁然可觀爲觀然使小人而能觀君子君子
而有以觀小人猶庶幾焉觀者有以示人而爲
人所共仰之謂此卦二陽在上四陰之所仰也
凡仰非仰其可見者乃仰其不可見者誠敬莫
深於祀而尤莫深於始祀盥而未薦誰不肅肅
然君子常持此心從事而使顒然尊重則可以

保陽明消陰沴身修而天下治矣中庸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先儒謂觀卦中不取陽消陰長之義愚謂未然六爻中數言君子小人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不可見之觀幽深玄遠視之而不窮如天象昭昭在上而稱玄是謂大觀卦體上二爻爲天也觀盥而不薦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下觀如字下觀天觀民六爻

同字並

既曰設教又曰神道是遵何道耶不倚禮樂刑
政以為用而目擊道存不容聲矣其有不知其
所為而為者采若舞干而苗格干之力耶舞之
力耶吾格苗耶苗格吾耶大抵觀取象教不取
言教象之所示者深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悉
反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
道也

愚嘗謂世之小人起於凡民而此爻直言世之
小人起於童子夫凡民者直道而行天下之公

是公非出焉至愚而神者也然既謂之愚害事甚大其神不足稱也童子曰甚明而力不克知甚良而見不徹何可使之預大事故曰小人道也由此言之凡心无適莫而懵於本末終始先後之辨者均謂之小人君子者必慎之重之而曰吾斯之未能信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闕觀者掩戶而觀雖進於童而未大亦可醜也亦者承上文言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世豈无斯人哉然必友盡天下而後可以語大

觀不觀千劍之型難與論劍不通千聖之術難
與論學不睹天地之大全而以一節皆所謂闕
觀可醜者也仲長統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
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
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位哉女子惟閨閣是事
故闕觀者亦稱貞亦稱利而无丈夫之才者退
守常分奉職循理亦女貞之利也惟大人君子
不當以此自限矣雖然妄自任焉尤不可故下
文復發觀我生之論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雖道明德立矣猶須自亮子使漆雕開仕必可
仕矣而猶喜其辭喜其觀我生也不度德不量
力而妄以天下從事初未必為小人而偽將繼
之矣三居上下之間有進退之義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
也

六四與二陽一體漸摩於君子而不為小人也
決矣故有觀光之象賓王之占唐虞之時豈皆
精一君子而世治與治則何人非俊又哉然亦
喜其能附於君子耳未嘗許其即為君子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之主也可幾微不誠不莊乎哉從潛伏孔昭以至於不顯篤恭无非聖賢心術而後可以挽氣化之衰卦獨此二陽君子也而辭猶戒之曰君子无咎君子誠不易言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未易觀惟以人反觀而後得其真觀民所以觀我也豈其出於民者必是而出於我者必非乎民合聽之則聖不可不觀心晷而叵測不得不觀其是也宜亟從未是也亦宜勿驚之而

善為之轉移未有不得民而我稱君子者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之所以異於剝者特多此一陽耳烏可无同德之扶故上九不但當觀己之生而又當觀九五之生相承相翼以共保日中之業志不可一息平也四陰皆觀人者也二陽乃為觀者也觀人與為觀者皆戒聖人之為人謀不問君子小人皆忠也抑觀之為辭皆以自治論治故云神道云顯若而於君子小人處最密觀象玩辭者盡心焉

三三

震上
離下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也嗑合也物有間者嗑之而後合也畫地
為獄議不入獄非可願也而有時乎不得已則
於此占猶利焉恃夫聽獄者有人而吾噬有可
噬之亨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卦似頤而有九四之間必噬之而可合故名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童叟得中而
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上上聲

噬嗑而亨者不恃吾之理直而恃典獄者之有人剛柔分三陰三陽持平也動而又明斷且哲也雷電成章威明合也坤之初柔上行爲五而得中无偏私也四善既具雖以陰居陽而足恃以爲獄主故占者利用獄也上无是人不如无獄矣張子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蔡邕石本作電雷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校音

訟猶較曲直也獄則麗於刑戮矣皆小人事君子宜无入焉初與上為頤以噬人者也故受刑最甚其他皆見噬於人者也故輕重有差初九惡始著而受薄刑以械為履而滅其趾則剛也小人小懲而大誡從此而止惡不行善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柔順中正而不能當初之剛故至於噬膚以剝其鼻然非自取无損於其德也膚以下皆

所以象頤中之物卦獨以四為物爻則皆取物
義而有差別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音昔

六三之柔亦易噬也而有剛在焉故不為人所
魚肉彼能毒我我亦能毒之夫至於相毒小吝
矣而非我為難也亦无咎腊肉謂獸腊全體骨
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獄之道以德則令而不
免於傷以才則振而不免於吝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

光也

乾音干肺
繼美反

九四卦之所欲噬者而其人剛柔兼者也剛則不易噬噬之若噬哉然柔則未嘗間人人亦不必噬而得自明其堅直之心故利艱貞而吉肺肉之帶骨者與哉通周禮大司寇職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直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實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之尊也何至為人所噬蓋時當噬嗑亦不

免焉而噬之若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肺君
子固易侮耳然柔中之德於斯益著故貞厲而
无咎四曰艱貞五曰貞厲其占正同君子不能
使人之无已獄而僅以獄免不能使天下歸其
直而求直於聽者之前安得不艱貞而厲也彖
言六五不當位此曰得當者何得之爲言因不
得而生也謂五本不當以中而貞厲亦得當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啗死
荷負在頸荷校而至滅没其耳死刑也罪大惡
極聖人有棄之而已故凶初之象曰不行亦取

趾義上之象曰不聰亦取耳義

三三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偽賁反

先王之於文不敢廢也而非所恃也賁者文也

象取山下有火山體大而火體小然小而能輝

則賁其光山體常而火體暫然暫而能燭則貴

其用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為其不可廢

也故亨為其不可恃也故曰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

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凡卦變之說從二體具有乾坤者起上以坤柔來而文乾之剛實為主而虛為輔有所濟也故亨二分其乾剛上而文坤之柔虛為主而實為輔非所恃也故小利有攸往柔來而文剛猶春夏陽生而以和風甘雨之柔濟之萬物生矣分剛上而文柔如秋冬陰肅雖有煦日為濟幾何故曰天文也可以察時變也人道萬端雖以文明為經緯而胡可无艮止之實止者極而不變限而不過之謂故曰人文也非此无以化成天

下

象曰山下有火貴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僅明庶政潤色文章而已折獄尚不敢況其大者聖人之不貴文如此、

初九貴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捨音

无位之貴貴其趾而已舍其車而徒行光輝著於威儀而修身以見於世也

六二貴其須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

須鬚同

須者丈夫所具二以柔來文剛故曰貴其須上

无正應而從乎三故曰與上與貴從陽也貴趾
賁須皆文明之可觀者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
也

下三爻皆取離義至三而文明極矣有溺質之
象惟永貞則濟之以艮止故吉而莫之陵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
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皤白波反

雖當賁時而煩文縉禮之交已脫矣故色尚皤
馬尚白翰如而往載質而行矣下與初九為應

无曰此其剝我以仁義而剝我以禮樂者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此相須相配不可无者也故曰婚媾六四居二體之間文質相疑之際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故聖人以彬彬之道勗之而令其不忘乎初上三爻皆取止義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之於止得矣敦朴以爲天下先土墼三尺茅茨不剪錦繡纂組无所用之謂之賁于丘園者若曰持此道施於丘園亦云賁矣其束帛亦

可謂寥寥衆多矣而實非貴實非多也雖未免於陋然人主之盛德也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分剛上而文柔以至於止之極離明黜而不施以无色爲色夫聖人治天下惟淳龐之不能也而臻於茲道則其得志爲何如夫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而以白賁爲得志何也賁之極不可以常道挽必太朴之而後可也